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勑撰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

王居為使召公先相宅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作召誥召誥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成王至召誥　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

傳武王至居焉　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傳相所至陳戒　正義曰孔以

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召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傳召公至作誥 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告文王則

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

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illegible]

惟二月至位成 正義曰惟周本其所由來[illegible]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

爲庚寅旣日月相望矣於巳望後六日乙未爲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巳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爲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

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衝日光照月光圓

隔面獨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曆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部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已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亦不必恰依曆數又算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　傳於已至見考

正義曰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

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

傳朏明至所居 正義曰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

傳其已至位處 正義曰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

郊祭位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主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爲陽故在南市爲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 傳於戊至由來 正義曰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爲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面望水則北爲內故洛汭爲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爲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爲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

哉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爲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社稷共牢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

會故召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太保乃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疏】若翼至若公　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偏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

一來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
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
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
皆勸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
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
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宜順周公之事 傳
周公至洛納 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則是三月 十二日也其到洛納在召公之後
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
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主於相宅無事也 傳於
乙至可知 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
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
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
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月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必
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言用彼爲稷牛者以之

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牛
一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
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天神祛有羊豕因
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
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
月令云以太牢祠于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
傳告立至共牢　正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
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
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后稷能殖百
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
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句龍后稷人神而已
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
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
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
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

豈句龍爲地平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大牢二神共言大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 傳於戊至牧也 正義曰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略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文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料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

之處使知得地之天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即州牧也

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　傳諸侯至周公　正義曰上云周公朝用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以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辨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已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故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

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王太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

傳召公至之事　正義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王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除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錫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己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歎辭也諸侯在故託焉

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歎皇天改其太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愼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之

【疏】誥告至弗敬　正義曰召公所陳戒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爲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託以爲言也乃曰嗚呼有其皇天上帝改去其太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于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

庶殷通貴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　傳歎皇至不慎　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太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爲天所太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太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爲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亦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

藏瘝者在
位言無良臣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

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
攜持其妻以哀號呼天告冤
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
殺無地自容所以窮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
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爲
民
主

疏

天既至用懋
遠終大國殷之

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
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
之後人謂繼世之君乃其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
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
愆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
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
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往其逃

之出見執殺言無地自容以窮困也天亦哀矜於
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
者以爲民主故王今得之也 傳言天至敬故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
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
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
傳於其至不忝 正義曰先智王之後繼世君
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
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
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 傳其終至良臣 正義
曰既言後王文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
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爲病小人
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 傳言困至以窮人
正義曰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攜入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

敬德相古先民有夏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爲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能考謀從天道乎

言至善 疏 王其至自天 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爲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木禹以爲法戒禹以能敬行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衆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爲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爲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爲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 傳夏禹至王命 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女夏叙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爲向既美

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天至如禹　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　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莅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中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

碞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碞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

疏嗚呼至民碞　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　正義曰主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碞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疏王來至今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令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傳

稱周至爲治　正義曰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
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王者爲天所子代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
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子道是爲配皇天也天子將
欲配天必宜治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爲大邑
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
而爲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
日南則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
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爲
鄭云主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爲治至
致治　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爲
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爲治當慎禮於天地舉天地
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地

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　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旦日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疏　王先至敬德　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令為政先服治殷家御治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政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

王當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爲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則不行故以此爲戒 傳召公至可一 正義曰自今休以上文義相連 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人失勢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比殷臣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 傳和比至其行 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

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傳敬爲至命
矣　正義曰聖王爲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
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爲易犯
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爲其德不可許也
王以敬爲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
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言王當視夏殷法其
歷年戒其不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
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
不敬其德故乃早墜
失其王命亦王所知
我不敢知曰有殷受

天命惟有歷年夏言服殷言受明受[illegible]行之互相兼也殷之[illegible]于

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其德亦王所知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不爲不可不敬之德者 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

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冥監之意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

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宗不其延以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

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若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

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

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

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　傳言王至不長　正義曰相監

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令復重言監有員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

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illegible]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　正義曰不云不

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

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勤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殷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

其疾敬德（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勿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順行禹湯所行有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王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爲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

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矣爲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爲以授之命其命者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爲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　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此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爲善則善矣若能爲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

而來是自遺智命也初習爲惡則惡矣若其爲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爲政之道亦猶是爲善得福爲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 傳今天至在人 正義曰命由天授遠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爲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爲吉病[illegible]爲凶於王者則太平爲吉禍亂爲凶二者雖以[illegible]天[illegible]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 傳此是亦說誨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爲難也 傳言

王至歷年 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其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 傳勿用至秉常 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 傳亦當至慎罰 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直犯罪之人亦當果敢殺罪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之 傳順行至之首 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謂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 傳王在至光明 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

〻之爲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入其言言義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諸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

成命王亦顯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至永命

正義曰上既勸王[illegible]敬德之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illegible]所以勤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下勤恤也臣下安

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子

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　傳言當至兼之　正義曰王

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

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

歷年庶幾兼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大順勿廢也　傳拜手至四之　正義曰拜手頭至

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

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王怠而不聽盡禮

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爲此拜乃更言鄭云

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鄭訓爲匹敵以王之上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爲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 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勞而已惟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廣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之慶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作洛誥

洛誥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爲文上篇序云召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又周公將欲歸政於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爲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即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相與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後召公七日也至洛較七日矣彼發鎬京成亦較七日

傳既成至之義 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

子明辟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

疏周公至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於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周公至

退老　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崩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已年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　傳如往至已攝　正義曰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爲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

傳我乃至之治 正義曰亂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謀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爲民明君之致治言欲以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予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悟

至獻卜 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爲治也 傳致政至之意 正義曰下文揔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 周公至洛之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 傳我使至食墨 正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内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攺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攺故知

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遷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北南城也基趾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

傳今洛至成王 正義曰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遷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

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疏）王拜手至誨言

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

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亦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
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 傳成王至之美 正義曰拜手稽
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
周公故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其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
之美來相洛邑之宅 傳言公至其美 正義曰周公遣來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
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
其美意欲留公輔己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爲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
二人也與孔意異 傳公其至久遠 正義曰言乎予爲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

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下里者萬則是爲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爲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爲億也

傳成王至之言　正義曰此一數史官所録非拜言拜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爲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擧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祀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

今王

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

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

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化之躬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少子慎其

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

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

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

周工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

【疏】周公至有辭 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爲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爲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爲次敍有大功者則列爲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如臣

功則臣自盡力汝令羣臣盡力宜於初即教之亦汝新始所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絕故丁寧戒之以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然餤餤尚微火既然餤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順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攝政所爲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爲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　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明下

文烝祭歲也既戸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　傳我整至政事　正義曰時成王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與王為政善也　傳今王至民者　正義曰記臣功者大人主之事故言今王就行王命於洛邑

謂王位列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
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
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
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甚
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　謂功施於
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　傳惟天
至化之　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
故又汝之成　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
矣夫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
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
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
有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
政其當盡自教眾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
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

大小恐王輕大略小令王丞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我與上句故言乃其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　傳少子至已往　正義曰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爲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絶之戒其自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爲戒也　傳言朋至以初

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餤餤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絶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　傳其順至百官　正義曰考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辟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法

洪於百工也 傳往行至洛也 王義曰此時在西都戒于工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與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慰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爽侮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疏]公曰至爽侮　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爲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爲下民之君惟爲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　傳已乎至美業　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爲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所

文祖之德終甘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代
奉上至奉上　正義曰享訓獻是奉上之禮故奉
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
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爲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
理未盡也言汝爲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
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
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
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爲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
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
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
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
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
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
彝我爲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疏乃惟至用戾正義曰文曰已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文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以

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爲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勑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拔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

傳我爲至用之

正義曰爲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爲政務在和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謙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祇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己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爲業雖復志之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

傳汝乃至可長

正義曰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以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爲政汝惟不可長哉欲

其必勉力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蘉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

傳厚次至奉之　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文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文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

傳汝往至皆來　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勸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文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民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　成王順周公意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化洽予沖子

夙夜毖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

疏

王若至毖祀　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任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

傳成王至去之　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己爲善順周公之意示己欲行善政亦請留之身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己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留

安我童子不可去也　傳言公至順天　正義
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己身不能纘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佐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
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荅天命是也孔分經為
傳故採取下句以申之　傳又當至其衆　正義
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
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
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
業也　傳厚尊至而行　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
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
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舉祀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欲荅公[illegible]己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
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
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　傳言公至
化之　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
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

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 傳四方至化洽 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爲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爲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 傳言政至所能 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愼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公之功輔道我已厚

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王曰公功至若時　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遂說居攝時事也

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　傳公之至之功　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於下若爲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亦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佐我四方迪亂未定

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

工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

民亂爲四輔

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爲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

疏

王曰公予至四輔 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身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 傳我小至佐我 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謂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去者臣有大功必封爲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佐式

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須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致政成王也 傳言四至以去 正義曰王意恐公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文至倚公 正義曰文武受人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之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云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公

無困哉我惟無斁其惠事公勿替刑

四方其世享公必留勿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

疏

王曰公定至世享　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

傳公勿至公功　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

傳公必至之德　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

惟無斁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亦去以感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徒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意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

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我旦以眾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疏周公至孚先　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令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

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illegible]
功也公自稱名曰告王居洛邑我旦以多衆君
子羽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
成業使當其衆心爲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
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
上下俱顯也　傳拜而至得去　正義曰拜是從
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
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
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
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
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己乃爲此事
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傳於汝至己意
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文王意大使我
恭奉其道敘成王留己之意也主於文王武王皆
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
耳不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

傳少子至賢人　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號
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
常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
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　傳言當至推先　正
義曰易稱自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
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
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
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
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　傳曰其至成功
正義曰重以　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
傳我且至推先　正義曰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
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
衆御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
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
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深行先王之志

使當其人衆之心爲周家後世賢下云言者之乃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早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土中是文武使己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

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傾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過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

【疏】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投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鎮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絜致敬於家武我則拜手稽首告之武以美享告云八大平巳達告廟我不致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女之為文

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謂亂哉亦可於本
遇用恙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飫於汝
王之德殷乃長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
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
勸王使終之皆是誥王之言也 傳我所至安之
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
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子
孫成王言用文王之道制爲典法以明成王行之
爲明君也特舉文祖不言武王下句並告文武兼
用武王可知文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己來居此地周公自言非己意也文武命令
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愼教殷民乃是見命於
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民云文武使我來愼教殷民
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 傳周公至說之
正義曰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
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詁

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絜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冊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絜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及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二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 傳言我至經宿 正義曰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絜告文武不敢經宿宗虔恭之意也此三月於洛邑[illegible]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illegible]而[illegible]

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以遣使必當以成
得還歸京即于武是為不經宿以自太平非一日
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
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
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
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傳汝為至為周
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
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惠
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使有次序
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
害下民則經歷萬年猒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
為周　傳王使至終之　正義曰上言天下民萬
年猒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猒飽王德
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
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
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言

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至七

年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主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主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主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勑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文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　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將准攝政七年矣　傳成王

至晦到　正義曰周公誥成王王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

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 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若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于既戊辰晦到之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烝之孫說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illegible]

日示不尊也因封之[illegible]設祭祭之[illegible]
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illegible]加一牛告白
文武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
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
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
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
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
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
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年告文武封周公之
後與孔義不同　傳王賓至告神　正義曰王賓
異周公者主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　王肅云成王
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
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
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
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

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嚮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

傳王爲至拜後　正義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illegible]

之策也上言德祝策此誥下不言之者如讀者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之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誥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　傳言周至終述　正義曰自戊辰已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已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第十四